

风尘中的菟丝花

——《红楼梦》中尤二姐形象分析

3190105959 - 宁若汐 - 大学语文周二 11、12、13

摘要

作为曹雪芹在《红楼梦》63回至69回用整整七回重点书写的一个女性，尤二姐在与贾珍、贾蓉、贾琏父子弟兄三人的风月局中，经历了短暂荣华富贵又惨遭凤姐迫害，最终匆匆在恐惧与声名狼藉中逝去，生命短促，犹如昙花一现。而她在险恶的贾府人心斗争中，暴露出的柔弱无助，又展现出她只不过是封建男权社会中被利用来换取财富地位的牺牲品，其命运使人叹息伤悲。尽管没有位列金钗之列，她的故事也是整个贾府兴衰命运的投影，是一个值得深挖解读的重要女性角色。

一、引入

一纸《红楼梦》，千种女儿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不只金陵十二钗家喻户晓，那些不在金钗之列的女子也有或浓墨重彩或闪闪发光之辈，尤二姐是其中之一。红楼中的角色复杂多面，大多很难用简单的好人坏人来进行评判，不同读者会对尤二姐做出截然不同的道德评价；但无可置疑的是，曹雪芹意在将她塑造成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性人物。本文将先分别分析尤二姐前期与后期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并从此转变中，以小见大解读出作者的含沙射影。

二、痴心妄得比翼飞，糊涂误落鸿门局

我们从尤二姐的出场剧情一开始梳理。尤二姐在书中主要展现出前期与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笔者将前期定义为从出场到嫁入花枝巷，而从被凤姐接入贾府到草草吞金而死为后期。

尤二姐出场在贾敬丧事期间，作为尤氏的异父异母妹妹，她和妹妹尤三姐一起随母亲尤老娘进入宁府帮忙料理事务，并在尤氏的表面不管不顾、实则默许助长下，卷入贾家父子兄弟三人的风月局。二姐的美貌引得贾珍的垂涎，贾蓉调笑的语言也是格外轻佻——“二姑娘，你又来了，我父亲正想你呢”，可见尤二姐和贾珍此前有过“不妥”；贾蓉的行为也肆无忌惮——贾蓉和尤二姐抢砂仁吃，贾蓉舔了二姐吐在脸上的渣子；面对贾琏的示好，她亦得心应手，像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同时，二姐在此时还显露出虚荣的一面，64回中，她本已和张华定亲，却轻信了贾蓉和贾珍的说辞——凤姐一死就将尤二姐接进去做正室，而轻易推辞了这门亲事。尤氏欣喜收了二十两银子，便使二姐冒着国孝、家孝的风险，委身贾琏做了外室。从前述所作所为来看，尤二姐前期有着轻浮水性的一面，是个虚荣利己的享乐主义者的形象；为了物质上的充裕，她似乎自愿和姐夫贾珍、外甥贾蓉同时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

在这样看似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剧情中，她初入花枝巷时与贾琏恩爱无比，“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风、平二人在意了”。此时二姐生活在一个权势的铁手为她造就的梦境中：贾琏称王熙凤命不久矣，许诺等王熙凤一死，就把二姐扶正；下人传凤姐脾气古怪，

见识不多的她没有信以为真，回怼不知下人背后会不会像这样说自己坏话；而出世家、早已精通人情世故的风姐，精心设计装出一副伪善的颜面，前后游说为二姐争得贾母同意，邀她住入贾府。天真的尤二姐哪里识得人心险恶，无权无势的她只会过去那种被尤氏助长的攀附权贵手段，而一旦跃过这扇龙门，走出自己过去所属阶级的话语体系，便束手无策、穷途末路。她为贾琏的好意对其百依百顺，对风姐的手段轻易信服，在此甜言蜜语中，甚至对自己之前的不妥深刻反思和反省，惋惜自己过去被凌辱和蹂躏。

命运无情地将她一步步骗入风姐与秋桐设的像“鸿门宴”一样意在她性命的局中，最终吞下了这个空有美貌全无势力的女人最后的希望。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所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尤二姐在被风姐陷害、对荣华富贵的梦破灭后，发现低贱的自己面对世界的凶险何其无能为力，于是最终选择吞下那块生金。有研究称，人自杀的方式常常与自杀原因有关，不堪生活重压的人往往跳楼，以感受失重的轻松；蒙冤被迫害的人往往吊死，以面向上天质问命运的不公。尤二姐使用的生金是干净的闪闪发光的，又坚硬锋利，她愿以这样干净又刚毅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笔者认为这是她在向自己肮脏淫乱、又软弱卑贱的过去作别。

三、乱世难逃棋子命，位卑终做贱花瓶

为何尤二姐前后形象反差如此大？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二姐出身卑贱、无依无靠，在跃出她原来的阶级后没有相应的性情和手段相支撑，想要从良悔改却无去路，只得内耗自己；其二是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子只能依附长辈和权贵，尤二姐作为尤氏讨好贾府的一枚棋子，正影射元春是贾府攀附皇室的工具，定位便决定了结局。

尤二姐的性格心机，与所得地位不匹配，是二姐惨死的第一个原因——纵她本心善良，真心想与贾蓉过安稳的生活，轻信风姐的善良想与之和睦相处，且想要洗清过去的风尘，也只能是花瓶一只。从二姐进入贾府的言行便知二姐没有心计，一直内耗自己。⁶⁴ 回初入花枝巷时，她哭着对贾琏剖白：“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自知已没有更多手段，开始袒露软弱的一面。而贾琏也放过了她，只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只是社会舆论放不过她，她自己也没办法放过自己。当秋桐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尤二姐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尤二姐听了的反应是暗愧、暗怒、暗气，从前不守妇道之举一直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第 69 回中，尤二姐死前向平儿坦白自己的过错：“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方成个体统”。尤三姐托梦训斥二姐的情节也印证了这点：“姐姐，你终是个痴人！自古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聚麀之乱，天怎容得你安生？”梦境即是执念，尤二姐死前仍后悔是自己的不端、无知与执念将自己害死；“天怎容你安生”的背后，是她不能容自己安生。

尤二姐的“棋子”身份也从开端便决定了她任人摆布的结局。尤氏将二位姐妹接入贾府的目的便不端正：因为自己色相渐衰，而熟谙宁国府淫乱风气的她自然知道年轻貌美的二位姐妹，能帮她继续讨好和攀附贾家的男人。尤氏姐妹在尤氏的教导助长下，学会的手段也无非用美貌讨好贾府换来钱财和地位。我们通过宝钗黛等人在贾母面前的拘谨礼貌可知，当时的礼节在长幼秩序面前决不允许玩笑和不敬；但在长辈尤氏在场时，两位姐妹便敢与贾家男人戏弄调情，在尤氏的颜色下二姐还收下银子，当场毁掉与张华的婚约——尤氏本就在默许和助长她们用美貌攀附权贵的行为。考虑到二姐只是地位低贱的用人，无权无势，在封建男

权社会中攀附权贵男人是唯一的阶级跃迁出路，二姐别无选择。书中这样作为棋子、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的不仅尤二姐一人，在宫中的元妃又何尝不是如此；曹亦在用二姐昙花一现的荣华暗示贾府的命运。尤氏嫁入贾府嫡脉做填房的时候，是尤氏家族最后的辉煌，正像贾元春封妃的时候，正是贾府垮台前的回光返照，二者都是对更高层级权力的攀附。

除上述两点原因外，我们还能找到二姐命运的另一种解读——宁国府少有的几场丧礼中能看出二姐与秦可卿的互文。同样在“仅有门口的石狮子‘干净’”的淫乱的宁国府，曹雪芹在前文曾重点描写过“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的丧礼，与尤二姐文段形成了鲜明对比。秦之葬礼可谓奢华隆重至极，六十四人抬轿，停灵七七四十九天，皇亲国戚都来吊唁；而反观尤二姐的丧仪，仅仅是“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最后贾母还吩咐贾琏不许送往家庙中，尤二姐只能被匆匆落葬。此情节也印证曹写尤二姐，是意在暗示贾府已经在走向衰败，也极有可能在影射贾府最终覆灭、草草收场的结局。

四、结语

尤二姐作为《红楼梦》中的配角，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如同菟丝花一般，除了美貌与良善外没有任何手段和能力；在男本位的封建主义下，她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依附长辈与权贵，随波逐流。她很少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只能被这些贾家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尤二姐在未嫁人之前，她不得不应付贾珍、贾蓉之辈；嫁给贾琏后，她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忠于贾琏一人，可还要继续忍受珍、蓉等人的骚扰。王熙凤来花枝巷邀请她住进贾府，她无知地答应并更换了丫鬟，也并不全怪她软弱愚蠢，而是在凤姐以及背后的贾府的威严面前，她别无选择。

笔者认为曹雪芹塑造尤二姐时，并未怪罪她的品行——淫乱与虚荣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低贱女子，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仅存不多的生存手段之一。曹始终带着悲剧与怜悯的口吻，用她前期的如鱼得水对比后期的无助惨死，赋予该人物极致的悲剧色彩。二姐作为贾府由盛转衰的宏大叙事中的一环，照应联系秦可卿与贾元春，一步步帮助叙事铺垫出贾府的衰落结局。